八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一　應制録一

雍　虞　集　伯生

冊文一

皇后祔廟冊文一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閟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illegible]吉剌氏媲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苾芬揔嚴禋綱成化功之簡易亶贊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攀援晨宂竅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縟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大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静懿聖皇后升祔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　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撥乾坤之定位覩日月之合明乃睠壼闈聿崇稱號咨皇后甕吉剌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宮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關睢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誄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傒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沖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於天下弥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錫萬斯年介以景福永
言思齋祚億千億臣御名誠歡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受寧
士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
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
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斈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
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
之不在斈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
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
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
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
迨朱氏傳出一洗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
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
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
戴記今用之儀礼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
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
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
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該鄭渠鑿而秦
人富蜀堋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
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
成沮洳関陝之交土多磽剛不宜於暵河南北平衍廣袤旱
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 上貽宵旰之憂至發 明
詔修荒政出粟與帑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求相民
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
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塡淤湛潰嚙食茲欲
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
通之術何先使関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豬防
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
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
攸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眡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
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
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
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
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祼太室俯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
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
臣大家勳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
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

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維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颸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斝之方持輙陳節
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嘗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翦裁團扇飄羅雪盌注
輕冰謁玉漿麈尾可消晴晝永綵絲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
宮闈貴萬歲菖蒲汎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曾巒總含雨氣潤百谷
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洑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
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為
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斤臨牕看春色、蔟蘂沙上暖塵飛何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二百年、依舊
松鈎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遶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
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鈞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稱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
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繞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豐、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倡白蓮風、

陳閎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䭾射衝波奔獲雋、故知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雨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聞、法雲還爲等慈起、矍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揔不收、天廐眞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負驊騮、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滉士星像、

猗黃靈塡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梁蒋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藂、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輾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橐囊盛酒不辭勞、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　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昆虫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蘐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卧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懷香花懷香不
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
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緬闢延閣左圖右
史匪資燕嬉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王垂美
萬年

某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某盤銘

圜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爲爵位之崇錫
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
於顒顒昂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
夫公以勲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
存也忠事
世祖皇帝始爲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　累朝踐揚
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勲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
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弥固夷險
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爲清嚴似
揚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構禍
詔機穽而不爲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

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爲之贊臣少嘗
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
獻詩曰
肅〻魯公泰山巖〻剛毅直方爲國之鑑有言有猷以定國
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眷之俾佐
天子底定綏輯弥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凛然秋霜昭然
兮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 聖天子以爲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
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敭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
用肅具瞻親御翰〻書勑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
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
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〻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
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〻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
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
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旣勤其躬亦衛其
憲 天子有行鞭弭櫜鞬 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温〻其儀
侃〻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
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
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

於八公御、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特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沖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驤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貴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 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猋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駉駉而在朝、樂彼趯驤內而肅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曰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驤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雲錦、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驤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嘘雲耀日、爰勅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雀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光發舒將至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霧以繽紛法曲　繞旌霓而高見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並駕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耄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故玄裳縞衣羽翼翼下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忠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幸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横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徵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明天子昭事上帝肅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瞻殊庭神明所

都、嘉徵瑞圖此興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
恍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
飛者羽如雲聯翩載翔載舞乃上道書昌爲貞符聖神鑒臨
其來舒〻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應制錄二

雍　虞　集　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
元妃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
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瑟琴在御存
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
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〻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
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
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頒異

數祗協彞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皃繹龜蒙適莫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弥崇於戚畹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豈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沈鷙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尒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劵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乃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奠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宜食於王封今何慚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絶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錫朕用獎於勳勞建大中之業而享太平之成尒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寵榮國有恆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慤溫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啟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嘉甲觀以扶持嘻備著於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怨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茲貴典未究厥衷逎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篤念圖無違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其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職當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嘗府共典故舊之恩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妥頌于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秋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確襟其燥濕啓覬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克勞勤屬宴難而未釋傷國務之逾深[illegible]轄以歸壽帷頻失追于續緒風雲千載之典獨不親臣丘隴九原之閟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子懷乃增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寵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蓋聞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閟毀宙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祖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貴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權愳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奉懷舊德之臣敗疑治朝夙彼先皇之眷不及縣章之歲屢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某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闔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樸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襄謨望龍朔而奔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樞極之察編識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乃召使北還酒駐襜帷而援不遺憂於宵

眡寘、叙體之股肱、父簡朕心、方將柄用、廼克致𢾾遺之謀、寔深
贅夏之恩、賢子能忠、在朕左右、寘王加錫、賞卿如終、並兼封
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嚮壯美之山河、宜尓
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睠我大臣、既極寵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羅
於禕褕、用齊美於翟衣、具官斡赤妻鈌理宗嘉、而端肅恭儉
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殿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
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
此朔方、寔亦世家之舊、疇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遂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渥、廼睠往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俾率
舜典、特選卿與、具官、昭散兼資謹愿、接物寬容、如緑衍衛之
勤尋寄資泉之任、致身省闥、盡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
相者數載、毋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衷、均逸外藩、遠將德
意、嘗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皇殷之日、久奉
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求終譽、遺與遠歟、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
噫、遼海非遥、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墜、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鄉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弼右轓之助、克勤乃事、竟
隕厥躬、顯融不及於當時、勲業廼典於後裔、往稽故底、宜錫
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𢿱以義方，母子有成人之道，異
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母
崇忠厚之風，宜尒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
於雲中，咨尒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賁幽宮

祖母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惟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
土之封，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
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尒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
邦典，於戲，擁羅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

崇忠盡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青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蓍龜，爰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樞，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
詳縝，卓以槃韃之胄，儼然韋布之風，始事
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
洊在政府，蔚為名臣，嗟賢者之遘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
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長孺面質深文，賴獨為於君子，
暨于戡定，嘉尒勤勞，當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祭亦
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為請，載念紫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尒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
勸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亦為具瞻於几之，俾之蓍艾，泰

山庵作於岩之尓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閒八制、

粤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閒八歷世勤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遍起於祇園遂揚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眞如之經實契于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圓應慈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贇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贇八性夲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者二萬尸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旣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捴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助出庶徵之禎祥、殫八聰眞如尤深簡法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曆休行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霤韓多寶以新成曁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贇書噫尚鑒至誠宜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眞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聖不執於常名睠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眞官某徹以興運褎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暗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蓍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

服齋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屣而
弗留、毋當宁而永慨、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游、俾極崇
稱、以表髙致、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
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祗若龍章、

天道教十一祖張眞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
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
受遠有師承、結宇冊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
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
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尔毋斁於眞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
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
事臣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
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
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勑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
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
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
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
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
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眞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
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孜於古訓故也、為
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為敬、則以
承奉疏節為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説使不至徒
徇細人之愛爲其臣之事而已也於虖　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盖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　皇后念紹隆於　祖
武祈輯福於　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廼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藏廣資勝緣增崇　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兩十風詠讃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覺之慈常住
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礼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盖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閲圖書旦莫有恒則
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内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字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
昔　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静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
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　聖心溥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　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
摹印以偏賜臣下於呼推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
已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　聖天子所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
生立命者盖如此天暦三年　月　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

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效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勑中書右丞臣撒迪大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斈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金製藥開局以拯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至斈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於民也其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謹禬禳治砭焫以救

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 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
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 勑撰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遹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斈迺置學士員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庋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

處也蹕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省察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屛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冊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 勑命臣集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爲屛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 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 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奥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讁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天人之際，寔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感彼應，関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寀焉，則　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天曆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内殿，　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摠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二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内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顔等言，謹具石請刻　詔書，制詔國史汲世延、汲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　詔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迩，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總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考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内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

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異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 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三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撿法二人後發管勾二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莅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搭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允恩得侍 清閒之燕談論山川形

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
湖上雍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
想見其處矣於是有　勅臣集書其牓而記之臣集再拜稽
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
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包羲以至於帝堯周
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
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
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
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
聞之斯一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
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
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
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
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
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於此乎可見而臣
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
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
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
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
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
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
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
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
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
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
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 御書開〻看雲四大字以賜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
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
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
學士不剌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宝閣而詔臣集
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足以奉揚 一代之盛典而
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祖
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
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録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
禄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
訓勅師旅贊詞弥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
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
而宗親戚畹之所將相勳舊之家内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
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
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 詔詞
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
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
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壽復禧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
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
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
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説贊乎 列聖重熙
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長久顧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閑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御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斁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勑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宰士不剌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 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擬為 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俾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閑閑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 勑汝集其辭又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徐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者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其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爲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出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 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尊， 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偕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爲記。

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昜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 國朝延祐 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

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鋗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

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 勑翰林院書音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顧神凝素文敎真人于有興及宋道沖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户齋其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 勑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父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太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乂卿相莫及位特進

號曰眞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爲公於是太宗師因
祖父之賜覆遠推本於宗家并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
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　詔著銘以遺
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澳其群、
江南之東、惟番惟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保和以沖、含生所資、神明來宮、
額二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
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歲久面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
自堂祖基、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
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
相夫虞新、在我曾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
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且是依、曷其有替、
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袞衣、
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尔舊德、勿私尔邦、
惠我四國、史臣播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雍　虞　集　伯生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爲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堞門闥營官治行伍廬舍庫庾備若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付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宗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官二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

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
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廼曰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以文治彙
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
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斆學無所於
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
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　上可之廼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
東南廣袤八十畝廼基乃堂于其燥剛䂓泉審方作新文明
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督揆具有成法明年知
樞密院闊闊台來代亞安見儲偫之　備欣然相成之即日
徵以興役闕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
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數中東西鄉七
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
費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禮臣敦詩書禮樂以倡
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為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
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　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　詔
謹具其事廼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廼得優游弦歌於
其間豈非千載之盛舉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為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為壯者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則雖制梃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
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
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被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
胷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逆順

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複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道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戢戢虔虔新宮其帥有文以爲己功般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旣崇旣完入告 天子天子曰俞我旅多士戢爾干戈爰爾鞭弭俎豆游歌無其在此偲偲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勖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請茶勿慾勿爭有牲有醴咸時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祖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佑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辭永言勿忘勿忘君子之恩

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燕居穆清撫時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者若有見於羹牆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于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諟乎宗廟烝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在天之靈洋洋乎何以見其降升天田日旋乎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事忠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 世皇臨御儲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奮格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迺遇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興牙之傷蘗漢昭回階有氛祲之撐觸念豪髮疚心丘山有能爲予釋除憂而滌靈惡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一視宇宙君臨萬憐恤于猶有慨然於神明幽沈抑塞詛謂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昌耀而濟惠澤者乎皆頓首言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

專任請与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又奏曰道家有黄籙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寃游下可以達群生於迷昧請以是塞旨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應其辞兹乎時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劾斡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蔡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德彧以老成敦厚之資深得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吴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賛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十衆即大長春宫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黄籙白簡萬通啓夜之幽扃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禮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内府發金繒而并齎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兢黄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不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時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玄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夭傷廼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兹之祀者何哉盖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盛之時不逸豫於未央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以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群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我心長春之宫密迩帝所極爾禱儀勿御常數飛章列符萬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

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況九泉誰復念之今振
而興俾承生基茫茫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
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賛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於
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　詔書護作方
鳩工而留孫殁後　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大
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
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
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
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茲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
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嘗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
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
象帝與其妃夫人娛侍之容天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還及國門　皇
后迎拜于郊主禮神拜貺而後即其邸　天子乃賜神寢名
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為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
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　勅命
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　天子有岩代山宗望之
東郊雨雲來敷罔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
祇祗若　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睠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
户納陛登陟青青五組兼幣加璧禮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
不違　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
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

耜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近知遠爾晌爾澤自我
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戢戢流水驚
言來後受弓戟罰忌皇朱帝出其闉闍士女車徒來尸來宗
壽夭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祲弗
驚蟊螣癘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
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
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
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
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
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
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
内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
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延天曆二年二
月庚子皇后遣内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
廟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
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世祖之意請出内帑寶鈔五萬緡
以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史以諏日弗協請俟
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勑封神曰護國保
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
以前所賜爲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
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岩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
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

以即役土木庀石金碧丹雘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
未幾而告功於是有　勑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
集拜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
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
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
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維四周壯於天
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愼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祀
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群黎萬姓罔敢禮褻維神孔迩有
堂有寢曰豫則凛威怒斯禋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
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
檐楹丹堊弗新何以安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
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颶塵不驚大闡明堂治功告
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宮府撤弊改撓出嶂孔文既聞
既安慶其王封戴加彌尊神來燕喜百祀萃止導天之既爲
國之祉室家祚衛禍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養弗愆崇墉巖巖
太止之固神亦有依斯皇多祜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
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
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
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爲　天子之所信倚外爲彊敵之所
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
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
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

達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弟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以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剌故別號其人哈剌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主之女寡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爲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脫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孕兒赤延於納蘭不剌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䚟攜亂應昌脫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脫脫木懼而引去遂械只兒瓦䚟六月遂大兵於秃兀剌河八月又敗之於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 詔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王以軍從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壺盤盞各一白金甕一桄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 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鄉能歸之故以與鄉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爲民户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户給鈔二千貫歲給與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羣牧
司事給鄆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剌赤屯田益以亡宋新
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
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畝
水磑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
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
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朶兒朶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
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王獲諜者得其情
密以聞諭朔請召勝剌哈以離之他日勝剌哈為宴會邀二
大將朶兒朶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剌哈計不得
行未幾有詔召勝剌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
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
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

之力渡禿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詔王
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鐵哥其軍萬騎擊走之
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
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剌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
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賁之士入
則操刀七以事割烹執羈靮以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
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剌誅
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
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剌
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
都犯金山抵杭海嶺　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

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
兵面殿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土〻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
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
康廬饒〻　籍租卒為哈剌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
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　扈從至於和
林兀里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剌赤之軍數已
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王帶金帶各鶻細毛練素
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
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
冰行數日盡收其眾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
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次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兇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
寶金酒器白毛帳鈔萬緡獨峯駝五〻召入朝有加賜則賜
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
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
饋畀給民用不復親導出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
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轎輿各一大德元年拜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創兀兒世
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
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答鄰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
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

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土不知所爲爭
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潯水泊岸不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
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孛伯拔都之軍
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鄰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
高孛伯陣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孛伯
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
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
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梃
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循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
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爲先付托
甚重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

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搗之敵不能支遂之踰金山乃還五
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
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
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挑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
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
而都哇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扎魯火赤禿
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
下至於諸軍咸以爲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
一鵠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撓二獨峯駝四而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
以功簿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
之七年秋入朝 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

著周飾御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雙珠三囊黃金五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鶻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尤朵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貴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匹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

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
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後
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
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
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
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
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琛寶之衣、今以賜
卿、其勿辭、異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
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
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
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
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
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
金千兩、鈔五十萬錠、對衣二十、金玉馬鞍一、 太后加賜夏
衣二十、鈔一十萬、氈帳一、穹廬十、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
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
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
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
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
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礼亦
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
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
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
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

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洸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標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亂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營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禿允倫察句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剌眞也曰兀買八里眞也曰囊加眞瓮吉剌眞也曰阿八倫瓮吉剌眞也曰塔倫也也只里王女禿禿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牀兀兒定

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二曰創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廬饒等處土土哈并哈剌赤戶計達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兒武德將軍僉欽武衞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斷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曰完者台曰朶兒只曰訥倫曰其創兀兒之妻察吉公主[illegible]楚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塔兒眞也曰也先忽都嘗宗室也只里女弟曰哈剌眞塔塔兒眞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荅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闌遺少監蚤卒六曰答里國公七曰潑皮卒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兒附

馬弟太忽禿曾次曰完澤合適相哥八剌王三曰納臣八剌適沙藍朶兒只八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稽首而作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徂伐遠攻邇方畏徽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疆宗于本根孰拔則離孰固以存赫赫 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藩臣庶鄉咸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爲暴强弄兵嬉狂弗念弗懷戕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御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爲國爪牙相歆種人均勇同悍爾虎爾師眾百盈萬救則善鬬欽達孔腆袒金以居鳴鏑以趨鳴鏑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咲孰爲救天子旅于盧王先伐謀隨以勤暑勿敢寧止不虞奮至潰不暇奔兄父闘死父子百戰從于宗藩或叛或援我圍永完天不與朕思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内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徙御不驚肅肅遑遑人同我太平桓桓

武皇寶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 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匈容之撫援于太平今王之疆 天子所營其功洪常報亦殊特勒勳北郊以昭示萬國

道園學古録卷之二十三

[illegible]